



人間

重述《白蛇传》

The Myth of Lady White Snake

李锐 蒋韵 合著



著名作家李锐、蒋韵夫妇携手重塑中国经典传说《白蛇传》，三重视角，多条主线，追寻着白素贞的舍易求难；以最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，结合最厚重的文化沉淀，探讨所有人的“生而为人”。将流传在中华百姓口中的白素贞传奇，以一种罕见的、锐利的，却同时厚重的、悲悯的手法，演绎成为《人间》这样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长篇小说。

本书将与你一同探讨人间的真相，揭露人间的残忍。

当重临西子湖畔，隐藏在你回忆里的那段故事，将不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。

最世文化，经典重现。

中国著名作家李锐、蒋韵再献《人间》，向中国的神话传统致敬！

ISBN 978-7-5354-5058-6



9 787535 450586

定价：26.80元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间 / 李锐 蒋韵 著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354-5058-6

I. ①人… II. ①李…②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51975号

人间

重述《白蛇传》

李锐 蒋韵 合著

出品人: 郭敬明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/ 黎 波

项目统筹: 阿 亮 / 痕 痕

责任编辑: 陈 曦

助理编辑: 王晓日 / 方 钊

特约编辑: 痕 痕

装帧设计: 最世设计

设 计 师: hansey

封面绘图: 阮筠庭

内页设计: hansey

设计助理: 丁 云 / 陈雪芬

媒体运营: 赵 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10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-11 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4.5

版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50 千字

定价: 26.80 元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人間

重述《白蛇传》

The Myth of Lady White Snake

李锐 蒋韵 合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著名作家李锐、蒋韵夫妇携手重塑中国经典传说《白蛇传》，三重视角，多条主线，追寻着白素贞的舍易求难；以最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，结合最厚重的文化沉淀，探讨所有人的“生而为人”。将流传在中华百姓口中的白素贞传奇，以一种罕见的、锐利的，却同时厚重的、悲悯的手法，演绎成为《人间》这样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长篇小说。

本书将与你一同探讨人间的真相，揭露人间的残忍。

当重临西子湖畔，隐藏在你回忆里的那段故事，将不再是传说，而是真实。

最世文化，经典重现。

中国著名作家李锐、蒋韵再献《人间》，向中国的神话传统致敬！

ISBN 978-7-5354-5058-6



9 787535 450586

定价：26.80元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人间

The Myth of Lady White Snake

重述《白蛇传》

李锐 蒋韵 著



© ZUI 2011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&长江文艺出版社

偶遇因緣 ——代序

早就知道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一直想去，可是又一直没有去成。去年夏天，全家三口专门到杭州，在西湖岸边住了几天。旅馆的位置非常好，推开后窗是保俶塔，推开前窗是断桥，再往远，烟波浩渺山水相接处，耸立着重新修建的雷峰塔。泛舟西湖，寻访寺院，自然免不了提起传说千年的白娘子。月光下影影绰绰的荷叶，和猛然弹出水面的游鱼，让白娘子的话题平添了几分真实感。可那时候并没有想到，有一天竟然真的来重述这个千年的神话传说。

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答应参加“重述神话”，等到答应了，最初也没有选择《白蛇传》，原来是想把“夸父逐日”和“后羿射日”合二为一，但为了避免题材重复又放弃了，种种巧合的结果最终归结到《白蛇传》，而且是由我们两个人合作来完成的，这是我们夫妻二人此生第一次合作完成一部小说。按照佛家说法，这叫因缘。

以我们共同创作的体会，这因缘绝不是简单的赠与。一个在千百年的传说中早已经定型的神话，一个千锤百炼的故事，怎样重述？如何再现？对于我们更是绝大的挑战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凭空杜撰、完全虚构也许会更好一些。因为“我说故我在”，不需要，也没有任何参照物。但是像这样，在一个千百年的传说之后去“重述”，你会被笼罩在一个巨大无比的阴影下面，你很容易就会跌进阅读习惯造成的期待陷阱之中。于是，在反复地商讨、反复地试探、反复地修改、反复地体悟之后，就有了我们后面的故事。

身份认同的困境对精神的煎熬，和这煎熬对于困境的加深；人对所有“异类”近乎本能的排斥和迫害，并又在排斥和迫害中放大了扭曲的本能。这，成为我们当下重述的理念支架。当然，这显然的主题并不足以给我们叙述的动力，也无法生长为重述的森林。“因缘”在这里再一次成为关键。《白蛇传》中浓厚的佛教元素，一次又一次成为指点迷航的灯盏。随着重述神话的渐渐展开，我们来到一个常识和真理之外的未知世界。这世界既让我们惊讶，也让我们感动。

当迫害依靠了神圣的正义之名，当屠杀演变成大众的狂热，当自私和怯懦成为逃生的木筏，当仇恨和残忍变成照明的火炬的时候，在这人世间生而为人到底为了什么？慈航苦渡，到底能让我们测量出怎样的人性深度？在这古往今来，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善恶抉择的人世间，生而为人是一种幸运、一种罪恶，还是一场无辜？这一切让我们百感交集。

可惜，在我们的故事结束时，深深地体会到自己还是慧根浮浅。虽竭尽全力，我们的慈航也不过是浅尝辄止。唯一可以告慰的，这是两个人真心的探求。

2006年12月24日于太原

引子

我母亲说，就在我出生前不到一个时辰，她坐在自家楼房的南窗前，窗外秋阳如水，西子湖静悄悄的，远山近树也是静悄悄的，一动不动，像是沉在水底的影子。猛然间，我母亲听到“轰隆”一声骇人的闷响，她就想，来了，来了，孙大帅的队伍真的打进杭州城里来了。那些日子，杭州城人心惶惶，到处盛传孙传芳的队伍要打过来了。腿快的已经带上细软逃跑了。眼看大祸临头，我母亲因为怀着我，马上就要临盆了，哪里都不能走，只好在家硬等。我母亲有一句至理名言：这世界上凡是做过妈妈的女人都晓得，天底下没有比生孩子再大的事情。我母亲说，在那一声骇人的闷响之后，再没有第二声，她一扭头，就看见了那股冲天而起的烟尘。等到烟尘散尽，我母亲看见了比孙大帅的大兵进城更可怕、更离谱的事情——夕照山下的雷峰塔没有了。我母亲说，杭州人世世代代看着雷峰塔，生生死死不知看了几百几千年，雷峰塔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呢？我母亲惊恐万状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慌忙走过去推北窗，推开北窗，她一眼看见了宝石山上尖顶如锥的保俶塔。我母亲这才相信了自己看见的事情——雷峰塔倒了。从此以后，在西湖南北两岸对望了不知几千几百年的一对宝塔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座。都说“雷峰如老衲，保俶如美人”，现在，雷峰塔倒了，老衲死了，天知道美人还能活几天。我母亲又扭过头去，呆呆地看那片空荡荡的烟尘，她终于再次确定，雷峰塔真的是倒了。这个不可置疑的确认，让我母亲陷入了难以言说、巨大无比的惶恐之中：一座站了千年

百年的古塔，好好的怎么就会塌了呢？谁都知道那个老故事，谁都知道这座塔底下压着一条白蛇。难道是法海和尚转世投胎变成孙大帅又回来了？难道是镇在塔底的白蛇白娘子，千年万年，真的等来了翻身出世的日子？

随后，在母亲巨大无比的惶恐当中我出世了。

我母亲说，产婆把我洗好、包好，递到她眼前，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，不哭，也不闹，把一对冰凉的小拳头抱紧在胸前，母亲把那一对冰凉的小拳头握在自己温热的手心里的时候，忽然看见我的嘴唇动了动，不像是想吃奶，倒像是要说话。我嚅动的小嘴，让我母亲打了一个寒噤，一个念头在她心里骇然闪过——莫不是白蛇真的转世来到了我家？从那一天起，母亲一闪而过的念头贯穿岁月，跟随了我漫长的一生。

那一天，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。为了记住这一天，母亲特地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：秋白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母亲把家里的仆人们都打发出去，让他们到杭州城里四处打听，看看别的地方、别的人家，同一个时辰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孩子出生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派出去的人都回来了，说孙大帅的队伍暂时还没有进城，说四处打听、沿街察访，没有听说也没有看见别人家有孩子出生。然后，他们又说，去黑珠巷请刘半仙算过了，我出生的时辰太白金星高照，将来必定大富大贵，儿女成群，长命百岁，是杭州城里难得的贵人。太白金星高照的贵人，哪能成双成群地生出来呢？这样说的时

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相互看看。我母亲不相信刘半仙的话，但是仆人们带回来当天的《钱塘晚报》给了我母亲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让她有了用厌恶代替惶恐的理由。

报纸上登了文章说雷峰塔倒了。又登了照片，照片上是雷峰塔遍地瓦砾、粉身碎骨的尸体，在雷峰塔的尸体上蚂蚁搬家一样聚集着人群。原来是有人误传，雷峰塔里藏了“金”，塔一倒，撒了满地黄金。人们发了疯一样跑过去找金子，在碎砖乱瓦上翻个不停。后来才知道是听错了，不是“藏金”，是“藏经”。两手空空、大失所望的人群纷纷散去。但是，确实有人真的在摔碎的砖心里，看见了一卷一卷的经文，可大家全当那是废物。后来，有大学问家出来说，那是陀罗尼经，都是宋代以前用雕版印出来的经文，比金子要值钱得多、贵重得多。人们这才如梦初醒，又纷纷返回去，在雷峰塔的尸体上东挖西敲，敲骨吸髓。可是，已经晚了，那些经文早已经变成了拿不起来的纸灰。满心狂喜的人们，再一次两手空空。眼见得一日之内，人心几起几落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人们忽然觉出一点异样的滋味来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戏弄的牵线木偶，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头吞吃了同类的野兽，一丝不能出口的惭愧和歉意在那些贪婪的眼睛背后，飘忽不定，游来游去。

我母亲说，她看着照片上蝼蚁夺食一般的人群，心痛如锥，就在那一刻顿然醒悟，一下子看透了真相。于是，我母亲对着我长长地叹息——

“秋白呀秋白——这人世间真是托付不得真心哪……”

在我以后长大的日子里，我母亲指着那份她特意保留的《钱塘晚报》，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对我叹息。

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对于《白蛇传》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在这一天，西湖边上的雷峰塔倒了。雷峰塔遍地瓦砾、粉身碎骨的尸体，突然间让一个流传了千百年的神话故事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。当初，法海和尚把闯进人间的白蛇镇压在雷峰塔下面的时候，曾经留下四句偈语：

西湖水干，江湖不起，

雷峰塔倒，白蛇出世。

现在，雷峰塔倒了，我出生了。命中注定，我要成为这个流传了千百年的故事的一部分。命中注定，八十年后我会看到那份“手札”，知道了完全不同的结局。命中注定，我终会和自己重逢。

第一章 粉孩儿